

北京高人

◇曹怀玉

听说北京到处是黄金,受老板委托,前去找高人指路。托朋友介绍,一位地道的北京人同意与我相见,此人正是我要找的高人之一,据说神通广大,是个高人中的高人。我以学习为目的,当天晚上请他吃饭,此人驾车姗姗来迟,入席坐定后,听说我是一个带着资金来找项目的淘金者,便开始给我上课,他口若悬河,思路敏捷,语言简练,把北京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政策、关系横撇竖弯勾地讲述得非常透彻,北京的一切商情都在他掌握之中。他的话令我大开眼界,激动不已。我兴趣正浓时,饭店打烊了。他喝了8瓶啤酒竟然一点事没有,临别拍着我的肩膀说:哥们儿,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!

第二天,我和朋友说,昨晚我被他说激动了,可惜他正要介绍北京行业时饭店打烊了,朋友说:请高人出招没那么容易,有兴趣就接着请呗。我一个电话打去,高人犹豫一下同意了。晚上我们又坐在一起,我又得到了高人指点。一杯酒下肚他开始指点北京的行业,他对行业的分析评判令我信服。他话题一转,问我准备投入多少资金。我笑而不答,他诡谲地打量我一眼说:“在北京投一个亿未必能看得见,投一百万未必不能露脸,即使没有钱,一样也能做大事。”我笑着问:“怎么做,抢银行?”他也笑着说:“在北京想犯法?你以为是你们家乡,北京就是北京!告诉你在北京想挣钱容易,想犯法难着呢!不信明天你去试试?”这时他的手机响了,听完电话,他对我说:“对不起,我这就得走,这么着吧,明天我给你介绍一个高人,让他给你出招。”我说:“他能比你还高?”他说:“我算什么呀,人家才是真正的高人。他能让你一百万三年变成一个亿,你相信吗?那才叫

高!”

第三天晚上,高人带来一位气度不凡的高人,他那大不教会我在北京淘出第一桶金誓不罢休的热情令我激动难抑,我能做的只有加菜上酒。到底他俩谁高,今晚过招领教。高人先是微笑着亲切地看着我,然后问我姓名,我说我姓高,他略微惊讶地说:“咱北京可就缺你了。”我说:“你误会了,我真的姓高,可我不高,我叫高攀,今个就是高攀您二位了。”

高人笑了,很亲切地说:“我琢磨着这些年在北京做大的怎么会没有姓高的呢?瞧,这不是来了。”我说:“玩笑可不能这么开,来,喝酒喝酒!”高人轻轻放下酒杯问我:“经常来北京?”我说:不怕你笑话,这是第二回。”他又问我:“对北京印象怎样?”我说:“好极了!”他接着问:“家乡好吗?”我说:“家乡好是好,就是挣不着钱。”他说:“不是挣不到钱是挣不到大钱,对吧?”我说:“你说得太对了。”高人问:“来北京做事,最重要的是什么?”我说:“这正是我要请教二位高人的。”高人问:“知道什么叫策划吗?”我说:“听说过但具体的咱不懂。”高人说:“说看看没关系,怎么想就怎么说。”我说:“这个‘策’字,就是想办法的意思,这个‘划’字就是银行里划钱拨款的意思,这两字加起来,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钱划到自己口袋里,我们家乡叫点子。”

两位高人相互看了一眼,一个说:“你不傻啊!”另一个说:“今个遇到高人了。”我站起来说:“我说过我姓高但我并不高,你们看看我,才一米五,我的外号叫点子,家乡人说我个子不高点子不少,所以我叫点子。”大家都乐了,一看大家笑开了,我说:“这才叫喝酒,喝!”终于,我让两位高

人喝高了。喝高了高人就出招了,高人当场答应:明天上午9点整我们在建设部门口见面,他领我去见一位非常有实权的王司长。临别时,高人轻轻地拍了我一下肩膀说:“知道王司长是北京几号人物?”我说:“不知道。”高人神秘地伸出一个手指头比划一下,他接着说:“王司长就是他侄女,知道吗?”

第二天,我准时来到建设部大门口,等到10点还没见高人露面。我打通高人的手机,他问我:“你是哪位?”我说我是点子。他说他不认识点子,说我打错了。我说我没打错,昨天晚上我们约好的今天上午九点在建设部门口见面去找王司长。感觉他在那边发出一声拍脑门子的声音,他说:“对不起,实在对不起,这么着,你等我电话。”下午5点,我终于等到了高人的电话。他说晚上请我到长城饭店吃饭,说是王司长也去。我赶到了长城饭店却没有见到王司长,高人说:“王司长临时参加一个非去不可的活动,改日她专门请咱们。”高人菜已经点好,但他俩非要我点一道我爱吃的菜。我点了一道鲍鱼仔。结账时,两位高人出了点小问题,差两百元,被“拘留”了。两位高人四只眼睛看着我,我说:“不好意思,知道你们请客我就没带钱,不过我是第一次吃鲍鱼仔,对不起,我就先走一步了。”

走出饭店大门,我给老板打了个电话,说北京这家公司的老板我见了靠不住,请客连饭钱都付不起正被人家饭店扣着呢。老板说:“早不说,钱已经划过去了。”这时,我的肩膀被轻轻拍了一下,回头一看,正是两位高人,其中一位手里捏着一张支票微笑着看着我。(作者系深圳电视台记者、中国作家协会安徽省分会会员)

美人考驾照

◇马樱花

外甥女是我们家头号美人。从小学五年级起,她的书包就被小男生一路背起,如奥运火炬传递,手手相传,接力背人大学。

美人来本市驾校学习,莅临寒舍时,穿着白底绿花牛仔裤和棕色掐腰皮夹克,两种不协调的颜色居然被她穿出英姿飒爽的骑手风情,俯仰间露小蛮腰,性感豪放而青春四射。

第一天去驾校报到,我打量了一下她那身打扮,银灰呢风衣,三寸高跟小牛皮靴,耳环、手链、项链举手投足间闪闪烁烁……本来想问她是不是去赴宴或出席典礼,忍住了。

美人下午放学时,我已经在桌上摆好了四菜一汤。美人说:“小姨,你做的糖醋鱼真好吃呀,比我妈弄的可要好吃了,味儿多正呀。”

“是吗吗,那明天还做。”我得意地瞟了一眼一直拒绝吃鱼的闺女和家,感到自己有着一堵墙开花墙外香的气质和才艺。

美人嘻嘻笑着说教练问她有多大,到不到二十?还说她是这个班里最灵巧的学员。我横了她一眼,敲打道:“得意啥,人家那是视觉效果在作祟。”

美人吃饱了当然是筷子碗一丢就下桌了。意外的是竟然操起扫帚来扫地,扫完后还不歇气,操起拖把就拖地。

我深受感动,赶紧出来表扬,“哎呀,我们家地板从来没有这么亮呀。”

美人说:“吃太饱了,怕囤出脂肪来,得运动减肥。”

第二天美人回来时,说教练夸她倒库走桩进退自如。很欣慰,感觉外甥像舅,外甥女随小姨,祖传灵秀呀。

美人道:“教练说这衣服真好看,我说这是小姨的衣服呢。教练还说,你小姨肯定很时髦和苗条年轻吧?”

“明天穿小西服外套吧,那件也很适合你呢。”我朗朗地笑起来,买菜的辛苦、做饭的辛酸都像夏天的雨,瞬间过去转眼就天晴了。

美人学了快十天,闺女说:“姐姐来了,妈每天都要道换拿手菜。”白天给她做饭,晚上还要陪她逛街,真是夏日炎炎似火烧,农夫心内如汤煮。

掐指算她考试日期,我长叹一声,再挨几天,肚里的菜谱就要江郎才尽,钱包也要阮郎羞涩了。因为,在她小人家的指引下,我已经买了两套华伦缇娜内衣、两双达芙妮皮鞋和一条限量版夏威夷风情长裙。

美人每天都练到日落西山红霞飞的时候才回来,从她自信而神气的表情里,感觉她已经能把车玩得像手机,轻轻一掂就起来。

考试前的那天晚上,问她有把握没。美人撇着小嘴说,教练说她是这个班里技术最过硬的学员,她要不过,基本上就没人能过了。

想着美人就要拿上驾照,这军功章里怎么说也有我的一半吧?穿着我的衣,吃着我的菜,在我们家卫生间里劈波斩浪……

门铃响起,美人回来。我盈盈地站在门口迎接英雄凯旋归来——美人青着脸,散着发,一脸油汗,像灭绝师太一样的表情,说倒库出库都完成得一帆风顺,只剩最后五十米,眼看着大功告成,心一喜,手一滑,碰倒了标杆……

那天,一百个人考驾照,只有两个没过,一个是最优秀的,一个是最愚蠢的,我们家美人当然是最优秀的。



山居图(国画) 新区 贾天福 作

婴儿车中的宝宝

◇三木

你舒适地倚在那柔软的婴儿车中,由妈妈骄傲地推着你漫步街头,小小的脸儿,小小的身儿,极嫩薄的透明皮肤。眼前是一片澄明,心中是一片纯净。小手任意地舞啊舞,小脚有力地蹬啊蹬,眼光不由被你牵引住,不由绽开来自生命深处的笑容,心中顿时也是一片清辙和明净。

噢!你这粉雕玉琢、纤尘不染的新生命!

你这飞临人间的真正天使!你这神赐予的小精灵!沉醉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,净化了尘世间多少人的心灵。你是纯洁与仁爱的化身啊!你是世间最美好事物的代表与象征!

我多想多想永远拥你在怀中,热烈地亲吻着你,温柔地抚摸着,什么都无法让世俗的心永远安静,唯有你这让我心醉的小精灵!

辣椒,想说爱你不容易

◇新区 王文军

据有关史料显示,辣椒是几百年前从国外引进我国的,也有人说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才是辣椒原产地。不过对我来说,这些都无关紧要,我只知道,辣椒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。

我的吃辣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名闻四邻,但产生轰动效应却是在师范上学时一次同学会餐中。那时临近毕业,一天,几个同学一起去饭馆吃饭。饭还没有做好,我去洗手。等我回来时,饭已经在饭桌上放好。我随手舀了一勺子辣椒搁在碗里,搅拌后就吃起来。一边吃,我对几个同伴说:“今天的辣椒才算有点味!”旁边的几个人吃吃地笑起来。当时谁也没有再说什么,我也没有在意。几天后一个同学告诉我,在我回来之前,其中的两个为检验我吃辣的级别,已先行在我碗里放了满满两勺子辣椒,恐我发觉,又用面覆盖。从此,我吃辣名扬在外。以至已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见了面,总要提起那次壮举。

毛主席曾对辣椒作出过评论,他说喜欢吃辣椒的人大半是革命的。我在电影中看到过古月先生扮演的主席,吃辣椒时慢条斯理,从容不迫,革命家的气度尽显其中。我一无名之辈,不及主席他老人家之万一,自然绝不可能把吃辣椒提高到政治的高度、理论的水平。但我也为自己有和伟人相同的嗜好而暗自得意。

只是我没有料到,在这小小的得意之中竟潜伏着危机。我是教书的,虽然现在上课讲究少讲多练,但话毕竟还是要说的,而且也没有学过音乐,吊过嗓子,不会像音乐教师一样使用假声,所以参加工作以后,嗓子就出了问题。开始时吃两副药就好了。时间一长,吃药不管用了,接着是打针,再就是输液,最后竟愈演愈烈,发展到了因为嗓子一个月两次输液。那几年,咽炎十天半月总会发作一次,咽部疼痛难忍,连喝水都困难。

还好,我后来遇到一位懂中医的医生。他用

自己配制的中药为我调理,终于使我不用输液就能解除咽炎带来的痛苦。他得知我的饮食习惯后,再三告诫我要少吃辣的。

可能对于任何求医者来说,医生的话都不是听一次便老老实实遵从。其后又经过几次以身试法,我不得不遵从医生的教导。每次吃饭想起辣椒的时候,我就强迫自己回忆曾经的病痛、就医的艰难,慢慢地对辣椒的渴求就不再强烈了。

但我没有完全戒掉辣椒。直到现在,我还吃一些,如果嗓子不舒服,就住嘴两天。这个世界又有几个人没有点嗜好?英国首相邱吉尔喜欢织毛衣,我国西晋文字家孙楚就更有意思了,他喜欢听驴叫,一高兴起来还会来两声。名人或大师们的嗜好,想必是另一种闲情逸志。我辈凡夫俗子,不敢与之等同。辣椒之于我,生活中的调味品而已。

我不怎么抽烟,酒量也不大,如果再与辣椒断绝往来,我不知道生活还有什么味道。